

灶王爷的坐骑在哪里

彭庆东

农历腊月二十三,传说是灶王爷上天述职的日子。人们为了让他在玉皇大帝跟前多说好话,不仅会用麻糖糊住他的嘴,还得为他备上坐骑好赶路。这坐骑或是秸秆扎制,或是彩笔绘就,煞是用心。可在老太原人眼里,却完全不必这般操劳——灶王爷本就有专属坐骑,正是穴居在灶台缝隙里的灶马。

几十年前,老太原的乡村里,厨房是土坯砌的,外墙抹着混了麦秸的泥土,灶台也都是土坯盘出来的。为了用热水方便,盘灶时会嵌进一个瓷罐,村里人叫它“温罐”,到了秋天,还能在里头溇柿子。灶上常温着剩饭、烤着干粮,冬日天寒,家猫总蜷在灶台上舒舒服服过夜。而灶台裂了缝的地方,里头竟别有洞天,藏着一种像蚰蚣儿般敏捷可爱的小虫子,俗称“灶马”,如今的年轻人,怕是没见过这小东西。

灶马,学名突灶螽,和常见的蟋蟀、蝈蝈是近亲。它头小触角长,背部微微隆起,生着细长的大长腿,通体黄褐色,身长约莫4厘米,专拣灶台上的饭食残渣碎屑果腹。家猫进厨房寻食,总爱撩逗灶马,惊得它们纷纷窜回裂缝的巢穴;猫偶尔捕到灶马,还会叼在嘴角四处显摆。

唐代学者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七中记载:“灶马,状如促织,稍大,脚长,好穴于灶侧。俗言,灶有马,足食之

兆也。”意即灶台有灶马,便是丰衣足食的吉兆。这话确有道理,在食物匮乏的年代,若灶头能有剩菜剩饭养活灶马,说明这户人家衣食无忧、家境兴旺。

更有趣的是,灶马的行迹还与成语“蛛丝马迹”有关。那细微的爬行痕迹,如同蜘蛛吐丝般不易察觉,却能指引方向,这一特性让它在民间文化中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老太原有一段传说:灶马原是灶王爷的坐骑。灶王爷掌管人间烟火与饮食冷暖,每逢腊月二十三上天复命,或是平日里下凡体察民情,便骑着身形小巧却行动敏捷的灶马,悄无声息地穿梭于千家万户的灶台之间。这个传说为灶马赋予了神性,也让土坯灶台旁的小小生灵,成了连接人间烟火与神仙世界的纽带,承载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向往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大人告诫小孩,看见灶马千万不要打,因为它会“驮钱”到家里来,是吉祥物。实际上灶马也基本不会打扰人们的生活,所以双方一直相安无事。

其实,根据灶马习性,灶王爷腊月二十三上天述职的时候,灶马已经难觅踪迹了;正月初五回来时,新一代的灶马也还没有孵出来,灶王爷骑灶马上天,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。

如今想来,那些藏在灶台裂缝中的灶马,不仅是旧时光里的生活印记,更是老辈人心中温暖的文化符号。

儿时的采冰节

王海燕

偶尔在网上看到哈尔滨采冰节的视频,好多天过去了,可那雄浑豪迈的采冰号子仍扑棱棱地撞响在我的耳畔,通体明澈的冰块也还闪烁在我的眼前。尘封在历史深处的记忆,一个个飞了回来。

娄烦人把冰叫作“冬凉”,采冰叫“打冬凉”。腊月初七这天,我们兄妹三个便拿着工具,在哥哥的率领下,担上桶和篓驮,浩浩荡荡向水沟里进发。

午后的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洁白明亮,如一面光滑的镜子。庙湾湖东的大桥下,几处隆起的冰块已被人打走,透明如玻璃般的冰碴子反射着七彩的光芒。重见天日的流水畅快地呼吸着,水流旁已聚集了很多人。

我们挑选了一处清亮的冰面开始砸了起来。哥哥拿着牙镐使劲砸下去,坚硬的冰碴四处飞溅;再砸,银白的冰面裂开花纹;又砸,清晰的断裂声激动人心。

弟弟也挥动铁棍,无奈人小力微,冰面上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。哥哥笑了笑,问虎口麻不麻?然后指了指我俩说,看我的吧!牙镐一次次抡下去,冰洞加深,创面加宽。终于,一大块冰被分离出来。

周围的人也不闲着,叮叮咚咚,冰面上的砸冰声此起彼伏,说话声、叫好声、大笑声不绝于耳。听着别处热闹的喊叫声,我们忍不住跑过去看热闹,可看见别人将满载而归,又赶紧跑回来干活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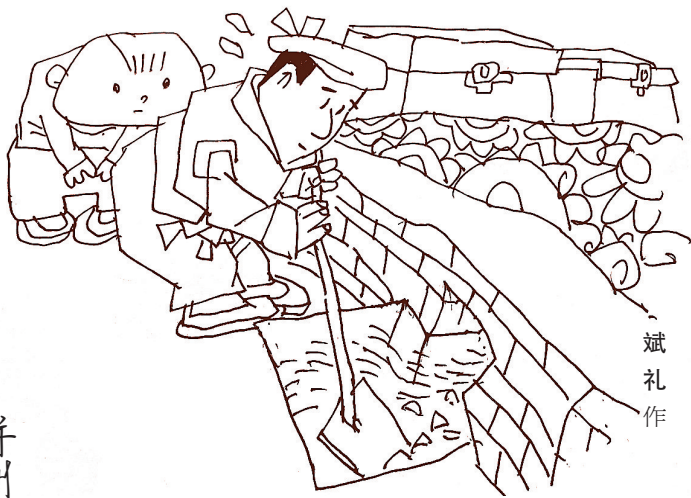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可以打道回府了,哥哥担着两

桶冰走在前面,我和弟弟抬着一篓驮冰走在后面。到家后,哥哥把两桶冰一股脑儿倒进水瓮里。母亲捞出一些冰块,盛到盆里,端出门去。她先在大门两侧各放一块冰,又在窑壁上天地牌位洞里放一块,再给每眼窑洞的门顶上放一块,最后捞一块最大的冰放到粪堆上,说来年肯定风调雨顺,粮食满仓。

采回来的冰可以用一整个冬天。我最乐意看的,是母亲把一大块一大块冰放入大瓮中。没几天,黄灿灿的黄儿(黄米做的圆形折饼)就会齐齐地码在白亮亮的冰块上,成为我们每天早晚的主食。来年春天,黄儿瓮将是我们的宠儿。冰冰脆脆的黄儿是饥饿时的美食。瓮底倒出的冰水,渗了黄儿的香,有了糖精的甜,配上冰块的爽,简直是难得的佳酿。

记得有一次,家人已经睡下了,躺在滚烫的土炕上,我口干舌燥,跟母亲说想吃冰。母亲毫不犹豫地穿衣下地去取冰,然后在案板上用刀背把冰敲成小块儿。昏黄的灯光下,白瓷碗中的冰晶莹剔透,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捏一块放嘴里,清凉袭人。也许是“嘎嘣嘎嘣”的碎裂声太诱人了,父亲也挑了一小块塞进嘴里,可立马便龇牙咧嘴地叫起来:“啊呀呀,拔杀了,拔杀了!(娄烦话,意思是太冷了)”我们哈哈大笑,腊八冰,治百病呢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冰箱成为生活的必需品,没有人再吃湖里的冰,娄烦的采冰习俗已鲜为人知,这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啊。



斌礼作

并州话回

岁末扫尘之『掏圪窰』

郝妙海

不知不觉中,已跨进了腊月的大门。旧日,晋源民间有句歌谣,叫“小孩小孩不要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年,是温馨,是欢乐,是享用……让人期盼。然而,伴随着年来到的,还有忙碌,乡间因此便有了“忙年”一说。有好事者还专门编了一些大同小异的“忙年歌”出来。记得家乡的忙年歌中,就有一忙,叫“二十五,扫了房子糊窗户”。

“扫房子”,有些地方也叫“打尘埃”,正规点的叫法应是“扫尘”。扫尘习俗的形成较早。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即云:“十二月尽……士庶家不论大小家,俱洒扫门间,去尘秽,净庭户。”而记忆中,旧日扫尘时,有一项必干的活儿,叫作“掏圪窰”。

小时候,在我的家乡(今晋源区武家庄),村民们烧水煮饭,大都有专门的厨房。厨房必备的三大件,一是灶台,俗称“火圪劳”,二是水瓮,三是存放煤泥的地方,叫“泥不擦”。火圪劳,上面部分是灶膛和火口,下面就是圪窰。当年,村民们烧的都是用煤掺了烧土和成的泥。这种煤泥烧乏后的残渣,我们叫“灰渣”。灰渣落于圪窰内,一两天便需要掏一次,否则,灰渣堵了风道,火就不旺了。

但年前扫房所掏之“圪窰”,并非火圪劳下面的这个,而是居室内用于烧炕取暖的“地火”所配备的圪窰。

地火的构造与火圪劳几乎一模一样。不过,地火砌在地面以下,火口上面多了个“过火桥”。火气通过“过火桥”进入炕洞内,就能暖炕了。由于地火的灶膛和圪窰都在地面以下,掏挖本就不便,三天两头掏更不可能。于是,乡民们便在地下另砌一个长方形的地坑与地火相连。隔两日,便用铁锹将圪窰内的灰渣往坑里拨一拨。因而,这个储存灰渣的坑,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的圪窰。这个圪窰上面盖有厚木板,盖上后与地面齐平,一点也不影响居家活动。

到腊月二十几,地火一般都烧了有两个月,圪窰内的灰渣也堆满了,非掏不可了。趁着年前大扫除掏地火圪窰,几乎是扫家的最后一道程序。当屋顶、墙面均已扫过两遍,旧窗户纸也都扯掉刮净以后,所有纸屑、灰尘,再由炕上款款扫到地上,再扫拢到圪窰内。此时,也就后半晌了。女人们开始糊窗户、贴窗花。男人们则开始掏圪窰。

掏火圪劳的圪窰,只要用铁锹将灰渣铲到箩头中,提到街门外的灰渣坡倒掉即可。掏地火圪窰,则费事得多。由于灰渣量大,必须用担杖往外担。而由于圪窰在地面以下,人若站在地面上,由于角度问题,越往下掏铁锹便越不好使。而若人下到圪窰内,由于空间有限,铁锹同样不大得劲。我们村曾种有大片苇地,故家家都有一把砍苇地镰子。这种镰子的一个特点,就是镰头刃宽,约有两三寸,而镰头与镰把差不多呈90度。掏地火圪窰时,它就派上用场了。人站在地面上,镰头伸下去,就可轻松将灰渣勾上来。这样,用它和铁锹配合,圪窰内的边边角角就都能掏干净了。一个圪窰,大约要掏七八担灰渣,掏完了,天也就大黑了。

灰渣坡,按如今的说法,应该叫垃圾堆吧。不过,那时村民家中的“垃圾”,有的喂了鸡猪羊,有的卖给废品站,有的沤了农家肥……真正废弃倒掉的,似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灰渣。天长日久,村中空阔处,便形成了一座座灰渣山。倒灰渣,须爬“坡”,“灰渣坡”一词,太确切,也太形象了。

如今,随着时代的进步,火圪劳、地火,早已不用了,孩子们怕连圪窰和灰渣坡,也不知是何物了。但岁末之时,来一个彻彻底底的清扫、消毒,以“去尘秽,净庭户”,清清爽爽迎新春,却仍不可少。